

## 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賽花鈴 第十五回 上冤表千里召孤臣

詩曰：金蘭舊誼並雷陳，路浦珠還俠氣伸。  
一叩九重開雨露，歸來十里屬陽春。

卻說紅生與莊偉人兩個一同具本，劾奏咎元文。隨蒙旨下，著拿元文勘罪，押赴雷州安置訖，便將沈西苓赦還復職。當下紅生曉得西苓將至，急忙出關迎接。兩人相見，悲喜交集。沈西苓道：“弟自蒙恩譴，祇道此生終於異域，永與故人無相會之日矣。誰料賜環恩詔，即得還都。今日此晤，得非出自夢中耶？”紅生再三安慰道：“皆因小弟，致遭奸賊中害。自從別後，弟每回腸日九，天幸偶爾春闈奏捷，又遭咎賊假公濟私，將弟舉薦剿蕩湖寇。幸獲掃平復命，得報大仇。今日與兄相會，誠出自聖天子雨露隆渥，並吾兄忠誠格天所致也。”沈西苓道：“還籍仁兄雪冤，得返故土。自今以後之日，俱君之所賜也。”言訖，又將別後閱歷之事細細的敘了一遍。隨即引去見莊偉人。莊偉人欣然置酒款待，三人盡歡而飲。將至半夜，沈西苓向著紅生道：“小弟離家數載，白雲在望，血淚幾枯。今雖幸得還京，已無功名之念，明日即欲上表乞養，未審台意何如？”紅生道：“小弟婚姻尚未成就，鄙意正欲陳詞完娶。兄既宦情厭冷，弟亦作速出都矣。”二人商議已定，遂各寫疏辭歸。表凡三上乃許。會莊偉人出鎮揚州，便一齊離京起程。城中部屬，科道各官，無不備酒餞送，饋銀作贖。路旁觀者如堵，各各贊羨。

三人離京之後，一路談笑飲宴，極其歡洽。不一日，早已來到揚州關上，同送莊偉人上任，就泊船在總府衙門前。紅生想著揚州名妓最多，思欲前去一訪。便改換衣服，瞞著莊、沈二人，止帶兩個僕從，祇說去望朋友，悄悄的竟自踱到院中來。誰想妓女雖多，都是尋常顏色，並無所謂傾國傾城、舉世無雙者。又聞說城外略有幾個好些的，便慢慢的迤邐踱出城來。行了數里，到處訪問。看看天色傍晚，回城不及，紅生心下著忙。又遠遠的行了幾里，不覺紅日西沉，素蟾東出。紅生前不著村，後不著店，正思無處投宿，忽遠遠望見樹林中有燈光照出。遂趨步從之，卻是三間茅舍，四下甚是僻靜。紅生叩門許久，祇聽得裏邊有人腳步響，乃是一個年少婦人啟門而出。紅生便即挨身進內，告求借宿。抬眼仔細一看，恰有幾分面善。那婦人亦定睛細視，道：“相公莫非姓紅麼？”紅生失驚道：“我是遠方來的，娘子為何認得？”婦人道：“原來隔別數年，相公已不認得了。妾即是方家的凌霄，何幸相公得到這裏相遇。”紅生大驚道：“怪道有些面熟，原來就是凌霄姐。你為何卻在這裏？”凌霄潸然泣下，道：“相公請坐，妾的苦楚，一言難盡。自從相公去後，方蘭那廝，竟把小姐許了何半虛。後來何家迎娶，剛到半路，竟被強人把小姐擄去。那方蘭惟恐老安人見責，把妾身當日拐了就走。經今數載，不知小姐怎麼樣了？妾又住在這裏落難。”說罷，放聲大哭。紅生道：“你如今既從了方蘭，哭也無益了。祇是他在此處作何勾當？”凌霄道：“據他說在城中生理，妾亦何從查考。祇為不肯從他，終日在此逼迫。妾身也是難過日子的了。”紅生道：“如今卻在何處？”凌霄道：“往常間進城，或一日一歸，或間日一歸。今已去了數日，說準在明日回來。”紅生道：“方蘭既要你成親，也不差遲，你何故不肯？”凌霄道：“這樣不長進的殺才，並沒有一點良心，料他是個沒結果的，我怎肯從他。”紅生道：“既如此，你且不要煩惱。祇你家的小姐，不知經過了多少患難，如今早已到在家裏了。今有個沈相公，當日在你家讀書的，已中了進士，現做大官。今泊在蒼府前那隻座船就是。不如我替你寫張狀紙，告到他手裏，就求他帶回，卻不是好。”凌霄道：“這等多謝相公，若得還鄉，銜恩不朽了。”隨急忙忙尋出一張舊紙，教紅生寫狀。一邊自去整備夜飯與生充飢。就在几旁坐下，滿滿斟酒，以目斜送，甚是殷勤。

紅生旅邸淒涼，正在久曠之際，又是舊交，未免情動。那凌霄雖無十分容貌，然眉目秀麗，亦自可人。兼值燈火之下，越覺豐龐媚媚。紅生又多飲了幾杯，乘著酒興，以言挑之道：“姐姐前日在方家辛苦，今得閑養，面龐更覺標致了好些。”凌霄微笑道：“相公倒會取笑，念著奴家離鄉背井，有甚好處。”紅生道：“姐姐既已隨著方蘭，向來還是一處歇息，還是兩處各寢？”凌霄道：“我房在東，他臥西首。”紅生笑道：“祇怕男孤女獨，風雨淒涼，怎當此長夜迢迢，管不得那東西之隔。”凌霄明知諷已，便含笑不答。紅生又笑道：“與姐姐闊別多時，還記得晚香亭內曾試陽臺之夢否？今夕何夕，得再相逢，信是天從人願，不知姐姐意內若何？”凌霄聽說，滿臉暈紅，低了頭寂不做聲。見紅生這般情厚，又且無人在此，便從旁坐下。既而又將酒滿滿斟送。紅生亦送過一杯，道：“姐姐亦須陪飲一杯。”凌霄再四推辭，被著紅生歪纏不過，祇得喫盡了。誰知量甚不高，喫下了這杯急酒，登時面色通紅，把持不定。一堆兒蹲在椅上，紅生一把摟住，道：“姐姐酒量原來如此不濟。願即與卿再圖歡夢，幸勿推阻，以負此良夜。”凌霄雙手推開道：“有甚快活處，相公莫要如此。”紅生哪裏肯聽，竟與解裙卸褲。凌霄此時，口中雖則假意不肯，心內早已十分情動，全不是對著方蘭的口角了。當下紅生婉轉求歡，凌霄半推半就，遂即雲雨起來。怎見得曠男怨女，一番情夢。曾有一詩為證：

當年曾已效綢繆，此夕相逢興更稠。  
粉項緊摟臂屢啞，金蓮斜聳玉雙鉤。  
往來款款春應滿，喘笑吁吁樂未休。  
無限歡娛描不盡，回看月已下西樓。

有頃，雲收雨散，整衣而起。凌霄重剔銀燈，收拾已畢，便同紅生一床而寢。

睡至天明，凌霄道：“夜來所言，須得相公與我同去便好。”紅生道：“我有別事羈身，兼又不便與你同去。你到那裏，我自指點你就是。”遂喫了早膳，一同到城。紅生遠遠指著大船，說道：“這隻大號座船就是沈爺坐的。你去船邊伺候，待沈爺出來，叫喊便了。”說罷，竟自轉去。凌霄候了好一會，纔見莊都督送著沈員外下船，凌霄從旁覷得分明，便一片聲叫起屈來。沈西苓聽見，忙叫手下人拿住，接上狀詞。看罷，知是方蘭拐騙之故，心下轉道：“雖是那方蘭無賴，做了這般沒下梢的事，然當時曾經同窗數載，又不是管屬地方官，怎好問得。”便寫了一個名帖，並那狀詞與凌霄，著人送至揚州府正堂審問，自己在船等候回復。

府官見是沈員外送來的事情，不敢遲誤，飛速出牌拘審。差人下鄉，恰值方蘭歸來不見了凌霄，正在那裏喧嚷。差人向前一把扭住。方蘭不知就里，猶亂嚷道：“我是方相公，你怎敢拿著我。”差人道：“我是不敢拿你的，卻為著本府太爺請你。”方蘭吃了一驚，竟被差役一直扯到府堂。府尊見了，大喝道：“刁奴才，你拐騙良家女子，逃到這裏，還是掠賣還是奸拐為妻？”方蘭纔曉得是凌霄這件事發作，祇得跪上稟道：“那個凌霄，原是自家的婢女。小人也是簪纓後裔，怎肯做那拐騙之事，望乞太爺電情超豁。”府尊大怒，喝道：“誰許你多講，且待那凌霄說上來。”凌霄便哭哭啼啼，把前後事情細細的訴了一遍。方蘭跪上去再欲辯時，府尊不容開口，便抽籤擲下，喝叫重打四十。又取一面大枷，枷在頭門示眾，即將凌霄並回詞送上沈爺，待他自家發放。紅生聞知，忙至府前，見方蘭道：“方兄請了，兄為何這般模樣？”方蘭哭道：“說也可醜。其年仁兄為了官事之後，家孀母就把舍妹另許何半虛，比及何家娶去，路上又遇著強盜擄去，如今舍妹還不知下落。此事原是弟與凌霄同送親的。因無面目回家，祇得同著凌霄住在這裏。誰想這個丫頭聽人唆哄，露空寫著一張狀子，告到太爺，竟說我是拐騙，為此屈受刑責。想我異鄉孤另，沒人搭救的了。”說罷，淚如雨下，甚是可憫。

紅生聽了，倒也慈悲起來。說道：“看你流落異鄉，身受刑罰，其實可憐。祇是當初你的念頭不好，所以到了這所在。我與你無論別的，就是同窗幾載，豈能無情。”方蘭點頭道：“弟自今已經件件曉得了。”紅生便向店中買了一個帖兒寫著，便著巡風民壯傳進府去。府尊連忙接進賓館內聚話多時，親自送出頭門。紅生見了方蘭，假做吃驚，對著府尊道：“這方蘭乃是小弟的同窗故友，不知犯著何事，卻被老年翁懲之以法。”府尊一拱道：“領教。”紅生別了府尊，府尊登時開枷釋放。方蘭大吃一驚道：“紅玉仙為何與本處太爺相熟？今日倒感激他的大恩，得以開劈。若不遇著他，幾乎把那性命送在此處了。”當下再三拜謝，苦苦要留紅生到寓。紅生道：“我因匆匆返棹，不得工夫。你若歸去，可於今晚作速收拾，明日早到莊總爺衙門前等我。”方蘭唯唯應聲而去。

紅生亦遂即到總府前來。此時，沈西苓尚未開船，遂同去拜辭莊偉人。偉人又整備筵席，留著二生祖餞。直至次日送出，沈西苓與紅生剛欲下船，祇見方蘭背負包裹站在岸邊等候，紅生忙喚他下船相見。方蘭見了二生這般顯耀，逡巡不敢下船。紅生在船內微微冷笑道：“看你急急而來，恰是喪家之狗。若追前情，決不輕恕。但今見你十分狼狽，我也不必深究了。”方蘭聽得，祇得含羞走下船艙，撇了包裹，向著二生深深作了兩個揖。轉眼望見凌霄立在前艙，越發面色漲得通紅起來，旋即走至後梢去了。二生也佯為不知。

當晚飲酒中間，沈西苓便喚凌霄出見，從容語以其事。紅生聽見，假作不知。不一日，已到蘇州關上。紅生謂沈西苓道：“弟以白雲念切，歸思甚濃，不得造府叩謁。至方家岳母處亦不暇探候。惟凌霄姐，既承挈攜而歸，望乞差一尊價送去，殊沾高誼不淺。”言訖，遂即握手言別。

紅生即一徑到了長興，拜見紅老夫婦。紅公與老安人大悅，便問別後事情。紅生細述一遍，道：“不肖命途多舛，數遇凶危，始遭方蘭賴姻事，與何半虛局計誣陷窩主。被擒收禁私獄，天幸花神援救，得脫牢籠。及至京都，又因醉闖晉元文別墅，被他朝回遇見，認做奸細，拿住不放。又虧得沈西苓救免，既而春宮奏捷，晉賊猶欲害兒性命，將兒舉薦一本，奉旨征剿湖寇。當時與賊三戰三北，被困山頭三日。若不遇那莊偉人解圍，早已作睢陽後身矣。其間艱苦，一言難盡。今幸功成名立，得蒙聖恩，欽賜歸娶。皆上賴父母之福，下藉莊、沈之力，不肖何有焉。”紅公與老安人道：“家無讀書子，官從何處來，還自你讀書的功效。至於患難險阻，也算做天相吉人了。汝於次日可到祖塋拜祭，也見你榮名及祖。”紅生唯唯應諾。

要知後來何如？下回便見。